

湖南方志研究回顧與展望

Hunan Gazetteer Research: Past and Future

劉 猛 (Liu Meng) *

地方志是中國頗為獨特的文化遺產，其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隋唐時期形成雛形，於趙宋之時完成定型，明清更臻興盛與繁榮。¹地方志收錄資料豐富多樣，雖或間有可商榷與考證之處，但確有一些其他文獻所不具備的價值，且方志本身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湖南作為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佔據重要位置的省份，對其方志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本文僅就所見學術論文、著作以及學位論文等為基礎，以湖南方志研究為對象，從方志整理、研究和展望等三個方面，說明湖南方志研究過去和現在的研究成果，並對未來的研究做一些展望。

一、方志整理

(一) 目錄、提要

對方志目錄進行整理，是開展方志研究的第一步。從上世紀初至今，國內外的許多公私藏書機構等對方志的目錄整理工作一直未曾間斷。

1949年以前，各圖書館「館藏方志專目」和全國性的「方志聯合目錄」中大都著錄了湖南方志的收藏狀況。1912年以來，全國各類型圖書館、書店和私人藏書樓在不同時期編製了大量的館藏方志目錄。²1913年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是現存首部館藏方志專目，著錄湖南方志84部。³1931年《故宮方志目》著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清代湖南方志73種。《故宮方志目續編》則著錄1921年以後陸續檢出之湖南方志67部。⁴1931年，朱士嘉根據燕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方志，結合公私圖書館、叢書、私人收藏之志書目錄，製成《中國地方志備徵目》，著錄湖南方志92種。1930-1935年間，朱士嘉調查北平圖書館等50餘家國內外公私收藏單位，編成《中國地方志綜錄》，基本釐清了方志的收藏分布，著錄湖南方志301種。此後朱氏發表〈中國地方志綜錄補編〉，補錄湖南方志31種。⁵1933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著錄湖南方志188種，附錄湖南鄉土志4種。1936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二編》著錄湖南方志20種。⁶《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方志目錄》著錄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清代湖南方志8種。⁷這一時期，《金陵大

*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本文承匿名審查委員惠賜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1 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70。
- 2 劉剛，〈中國方志書目與索引述略〉，《國家圖書館學刊》1997.1: 49。
- 3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413-415。
- 4 江瀚，《故宮方志目》（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1）。故宮博物院，《故宮方志目續編》（北京：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48）。
- 5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備徵目》（北京：燕京大學圖書館，1931）。《中國地方誌綜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中國地方志綜錄補編〉，《史學年報》1938.5: 401-521。
- 6 譚其驤，《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北京：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二編》（北京，1936）。
- 7 北京大學圖書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方志目錄》（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33）。

學圖書館方志目》、《九峰舊廬方志目》、《天春園方志目》、《來薰閣書店方志目》、《松筠閣方志目》、《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方志目錄》等數十種，大都有湖南方志的著錄。

1949年以後，尤其80年代以後，進入「盛世修志」時代，⁸各地基本都有方志目錄的編製，湖南方志亦大都收錄其中。現根據筆者所見，將各目錄所著錄湖南方志情況列表如下：⁹

編者	書名	數量 (種)	出版時間 (年)
中南圖書館	中南圖書館方志目錄	98	1954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方志目錄	118	1955
北京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方志目錄三編	68	1957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圖書館	館藏方志目錄(初編)	40	1958
「中央圖書館」	臺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	119	1957
朱士嘉	中國地方志綜錄(增訂本)	350	1958
湖南省中山圖書館	湖南省中山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		1964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	135	1976
上海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地方志目錄	233	1979
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	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方志目錄	95	1981
湖南省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館藏湖南地方志目錄	523	1985
王德毅	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	159	1985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	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	402	1985
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	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方志目錄	19	1986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湖南省地方志綜合目錄	639	1987
倪晶瑩	四川大學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	31	1991
湖南省檔案館	湖南地方志目錄大全	619	1992

這一時期，多數公私圖書館和藏書單位，基本都編寫了方志目錄，皆有湖南方志的著錄。

中國地方志常有收藏於國外公私圖書機構，其方志目錄時有編纂。如1942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收錄館藏湖南方志100種。1957年《歐洲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收錄歐洲9國25個圖書館藏(不計複本)約1,434種，其中湖南方志48種。1979年《英國各圖書館所藏中國地方志總目錄》著錄大英博物館、牛津、劍橋等圖書館所藏湖南方志61種。還有《東洋文庫地方志目錄》、《日本現存明代地方志目錄》、《九州大學收藏中國地方志目錄》等等。此外，《國立國會圖書館中國地方志綜錄稿》為日本12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的聯合目錄。1964年《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日本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內閣文庫等單位所藏中國方志的聯合目錄。1967年《中國方志目錄》將中、日及歐美等國出版的111種方志目錄彙編，並作提要，附人名、地名、主題、圖書機構等索引。1969年《日本主要圖書館、研究所藏中國地方志總合目錄》著錄日本國會圖書館等14家主要圖書館、研究所所藏中國方志2,860餘種。上述方志目錄中大都著錄了湖南方志的收藏狀況。¹⁰

進入新世紀以後，對方志目錄整理與提要撰寫成果相對減少，但亦不乏力作。國家圖書館是目前國內收藏方志數量最多的公共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四卷·地志門》收錄所藏湖南各類志書(不包括專志等)204種。¹¹2005年底開始，湖南省圖書館對所藏古籍進行整理，其成果《湖南圖書館古籍線裝書目錄》著錄包括複印本在內的湖南方志226種。¹²《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地方志書目》著錄湖南方志61種。¹³《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是一部提要式目錄著作，收錄湖南方志375種(專志和民國方志除外)。¹⁴《中國社會科學院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十家院屬圖書

8 巴兆祥，《方志學新論》，頁334。

9 更多內容請參見巴兆祥，《方志學新論》，頁334-336。

10 以上請參見徐鵬，〈七十年來海外收藏中國方志研究綜述〉，《中國地方志》2013.6: 20-25。

11 馬小林等，《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四卷·地志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12 楊東，《湖南圖書館古籍線裝書目錄》(北京：線裝書局，2007)。

13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圖書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地方志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14 湖南圖書館，《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長沙：嶽麓書社，2012)。

館、分館、專業書庫所收藏的湖南方志 68 種。¹⁵ 巴兆祥對日本所藏 1949 年以前編纂的方志做了詳細的考察和目錄整理工作，其專著《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下編《東傳方志總目》是目前著錄日本所藏中國地方志最為詳盡的目錄，共著錄日本 53 家圖書機構與文庫所藏湖南方志 175 種，內容包括版本、卷數、藏地、纂修人等。¹⁶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其收藏中國地方志數量豐富和特色鮮明著稱於世，其中湖南原本方志 99 種、縮微方志 11 種。¹⁷

此外，一些圖書館「館藏綜合目錄」、「古籍聯合目錄」、「善本書目」，如《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簡目初稿》、《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等等，均有湖南方志的著錄，茲不贅述。

除目錄整理外，對方志提要工作亦得到重視。方志提要主要包括「綜合提要目錄」和「方志提要專目」兩種。在「綜合提要目錄」方面，較具代表性的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根據 1972 年的統計，提要方志 1987 種，是迄今「綜合提要目錄」中著錄方志最多的一部，其中湖南方志 113 種，包括纂修人員、時間、內容

目錄、提要者的評價等。¹⁸《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藏古籍稿本提要》著錄湖南方志 9 種，包括作者生平、內容目錄、版本、記事時間、藏書單位等。¹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古籍總目提要》載有清代湖南方志 22 種。《土家族古籍總目提要》載有清代湖南方志 23 種，包括纂修者、目錄、書籍開本、版本、藏書單位等。²⁰《湖湘文化辭典》著錄湖南舊志 168 種，包括作者生平、主要內容、版本、增減補修、特色篇章、題識及志書評價等。²¹《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著錄湖南方志 375 種（專志和民國方志除外），包括版本、藏書單位、作者生平、纂修事蹟、志書內容、目錄等。²²

在「方志提要專目」上，瞿宣穎《方志考稿甲集》開啟方志提要的先例。《中國地方志詞典》收錄有關方志詞目近兩千條，含有部分湖南志書。²³ 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著錄湖南方志 40 種，包括作者生平、版本、藏書單位、內容目錄、志書評價等。²⁴《中國方志大辭典》著錄湖南方志 29 種，包括志書版本、內容、評價等。²⁵《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收錄明代湖南方志 16 種。²⁶ 崔建英考錄了日本所藏湖南方志 11 種。²⁷《明代方志考》考錄明代湖南方志 165 種，間有提要，收錄方志序跋和目錄等內容。²⁸《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收錄湖南方志 416 種，涉及簡稱、纂修者、纂修沿革、

15 趙嘉朱，《中國社會科學院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16 巴兆祥，《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7 李丹，《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目錄》（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18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來新夏，《中國地方志綜覽（1949-1987）》（合肥：黃山書社，1988），頁 444。

19 陽海清，《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藏古籍稿本提要》（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

2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古籍辦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古籍總目提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古籍總目提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21 萬里，《湖湘文化辭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22 湖南圖書館，《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

23 黃葦等，《中國地方志詞典》（合肥：黃山書社，1986）。

24 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

25 《中國方志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方志大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6 駱兆平，《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寧波：寧波出版社，1982）。

27 崔建英，《日本見藏稀見中國地方志書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28 林平等，《明代方志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方志價值、內容、版本源流及附注說明等，所收錄方志多為撰者親見，頗資參考。²⁹《長江流域歷史地志書目提要》收錄湖南方志75種。³⁰

上述志目錄雖著錄數量不一，但湖南方志基本都有收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是目前為止收錄舊志最全的聯合目錄，顯示了全國的館藏資訊，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湖南本省對於方志目錄的整理工作開展較早，整理成果亦頗為豐碩。上述成果多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至新世紀以前的這段時間，進入新世紀以後，成果較少，尚待努力。通過數十年的努力，除較少量尚未著錄外，湖南方志的數量、收藏單位等基本摸清，目錄整理亦基本完成。湖南方志目錄、提要的整理，為後來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較為便利的條件。

（二）輯佚、輯錄

對散佚方志的輯佚和現存方志的輯錄，是方志整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南方志亦多在其中。

湖南方志輯佚工作在學界展開較早，成果也較為豐富。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輯出《湘州記》、《湘中記》、《衡州圖經》等20餘種。³¹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為輯佚漢唐時期地理書的代表之作。根據其現存目錄統計，原輯出湖南地理類書籍23種。但由於散佚嚴重，僅存盛宏之《荊州記》、郭仲產《荊州記》、《荊州圖副》3種。³²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在上述成果的基

礎上，輯出湖南散佚志書67種，包括《荊湘地記》29種，《荊湘圖經》36種，盛宏之《荊州記》3卷，梁宗懷《荊楚歲時記》1卷。³³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輯出宋代以前湖南地志等154種，皆有考證，頗資參考。《永樂大典方志輯本》輯錄漢至明代湖南散佚方志43種，考訂方志的時代、內容、徵引書目等，依照時代順序編排方志內容。³⁴馬蓉等整理出《永樂大典》中收錄的《長沙志》、《淶江志》等63種。³⁵劉緯毅輯錄《荊州記》、《湘中記》等漢唐方志20餘種。但由於輯佚數量較少、考證不確等原因，受到學界的討論。³⁶華林甫在上述成果基礎上，輯得有名稱的《圖經》88種，五代及其以前之《圖經》佚文360條，沒有具體名稱的《圖經》佚文186條。其中湖南《圖經》8種，輯錄詳瞻，考證精確。³⁷孫繼民考察了六朝時期兩湖地區方志的流傳與輯佚。³⁸鮑遠航對《湘州記》、《湘中記》進行了考證和輯補。³⁹《宋遼金元方志輯佚》輯出《長沙志》、《長沙風土記》等36種。⁴⁰顧宏義對方志輯佚頗為關注，其專著《宋朝方志考》考錄《長沙志》、《荊湖南路圖經》等67種，《金元方志考》考錄《嶽陽郡志》等13種。⁴¹

在對現存方志的輯錄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成果，其中方志內容的分類整理最具代表性。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已經將中國地方志中的茶葉、煤炭、民俗、經濟、陶瓷、基督教、佛道教文獻等內容作了輯錄、選編，湖南方志相關內容亦收錄其中。較早專門對湖南方志進行

29 金恩輝等，《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6）。

30 白國安等，《長江流域歷史地志書目提要》（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31 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2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2006）。

33 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長沙：嶽麓書社，2008）。

34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永樂大典方志輯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5 馬蓉等，《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

36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卞東波，《〈漢唐方志輯佚〉糾誤》，《中國史研究》2003.1。

37 華林甫，〈隋唐《圖經》輯考（上、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7（2007.5）：141-213、28（2007.11）：1-92。

38 孫繼民，〈六朝時期兩湖方志的流傳與輯佚〉，《江漢論壇》1986.8：60-64。

39 鮑遠航，〈庾仲雍《湘州記》考證與輯補〉，《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1：155-159。〈羅含《湘中記》考——《水經注》徵引文獻研究之一〉，《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2：97-101。

40 劉緯毅，《宋遼金元方志輯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1 顧宏義，《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金元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整理的，主要集中在新方志編纂前的收集資料過程中。如《湘潭修志有關史料彙編》將清末民國湘潭地方史料，按類整理，目的是為纂修新方志服務。⁴²楊奕青等對湖南方志資料進行專題整理，輯錄湖南方志101種，選錄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標點分段，附錄有搜采參考137種方志目錄。⁴³《湖南地方志少數民族史料》輯錄92部湖南方志中少數民族史料100餘萬字。⁴⁴《湖南方志圖彙編》從現存湖南方志中選取370餘幅輿圖、風景圖、建築圖等，為學術研究提供借鑒的資料。⁴⁵

通過上述努力，許多散佚的湖南方志被學界以輯佚的方式整理，使得我們能夠對散佚的志書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為方志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為更好的利用志書內容，學術界將方志分類整理出版，許多重要的內容得到開發，可以說，方志輯佚與整理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當然，方志收錄內容廣泛，上述成果總體相對偏少，未來在方志的輯佚和輯錄上依然需要努力。

(三) 點校、影印

將方志點校出版，亦是目前學術界整理方志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在對現存方志的整理工作中，部分湖南方志以點校、注釋等方式整理出版或內部發行。據筆者所知，目前有嘉慶、同治《攸縣志》、《新化縣志》、《直隸澧州志》、《澧縣縣志》、《清嘉慶常德府志校注》、《乾隆、道光、光緒《鳳凰廳志》合訂本》、《清同治直隸澧州志校注》、《清同治安福縣志校注》、《乾隆涇溪新志》、《桂陽直隸州志》、《民國石門縣志校注》、《慈利縣志校注》、《九溪衛志》、《清安鄉縣志》、《清康熙安鄉縣志校注》、《明萬曆桃源縣志校注》、《清光緒德山志補校注》、《明嘉靖常德府志校注》、《萬曆辰州府

志》、《澧紀》、《嘉靖衡州府志》、《同治衡陽縣志》、《永州府志注釋》等多部志書以點校、注釋和校注等方式出版。在對志書進行點校的同時，有學者對點校過程中出現的錯別字、生造字等現象做了探討，認為在點校志書中一定要注重糾正錯字、生造字的重要性。⁴⁶

影印出版，亦是目前學界整理方志的重要方式之一。截止目前為止，已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國方志叢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國地方志集成》、《故宮珍本叢刊》、《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天春園藏善本方志選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孤本舊方志選編》、《鄉土志抄稿本選編》、《清代孤本方志選》、《湖湘文庫》以及「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系列」等叢書影印出版，湖南方志多部收錄其中。

為更好的利用方志資源，數量頗多的湖南方志被點校出版，亦有數量眾多的方志被影印出版。這些被點校和影印的方志，大大方便了學者。但是綜合看來，被影印的方志有些雖名曰稀見本、珍本甚至是孤本，但與已經影印出版的方志多有重複，而一些真正的稀見或者孤本方志依然深藏閣中，不為外人所用。點校出版的方志，亦多是較為常見的志書。因此，從這方面可以看出，湖南方志的開發尚待進一步的努力。

二、方志研究

湖南方志的研究方式多樣，除整體上探討湖南方志的個別專著外，其主要方式包括志書評介、源流考辨和利用方志進行專題研究等形式。目前，較為完整論述湖

42 湘潭市地方志編纂辦公室，《湘潭修志有關史料彙編》（湘潭：1987）。

43 楊奕青等，《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長沙：嶽麓書社，1983）。楊奕青等，《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軍史料》（長沙：嶽麓書社，2010）。

44 湖南省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湖南地方志少數民族史料（上）》（長沙：嶽麓書社，1991）。《湖南地方志少數民族史料（下）》（長沙：嶽麓書社，1992）。

45 劉昕等，《湖南方志圖彙編》（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

46 〈從點校《衡州府志》看糾正錯別字的重要性〉，《衡陽日報》2010.12.21。陳怡靜，〈從點校嘉靖《衡州府志》看糾正錯字、生造字的重要性〉，《衡陽通訊》2011.2: 51-52。

南方志的著作，主要有《湖南方志論》、《湖南地方志考評》和《湖南省地方志概覽》等。朱建亮、李龍如著《湖南方志論》較全面論述了湖南方志的源流、存佚狀況等內容，對一些方志作了介紹。⁴⁷李龍如在《湖南方志論》的基礎上，參考《中國古方志考》等論著，出版《湖南地方志考評》一書，詳細梳理湖南方志源流、輯佚等狀況，頗具參考價值。⁴⁸《湖南省地方志概覽》則簡要介紹了湖南歷代修志源流，著重反映了湖南省新方志編纂的情況，詳細梳理了新方志的修志機構、修志人物及修志成果。⁴⁹

(一) 志書評介

在志書的介紹、評價等方面，何孝積作了很多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對清代《湖南通志》作了回顧，簡要介紹多部湖南方志及其作者。⁵⁰李行之考察了光緒《湘潭縣志》、《醴陵縣志》和湖南古地志。⁵¹李龍如介紹了常德地區的方志，對流落在美日兩國的湖南方志、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和最晚的刻版作了簡要回顧。⁵²鄭守坤對《南洲廳志書草稿》書名、纂修時間及增改補添等作

了辨析。⁵³程達聖分析了光緒《湘潭縣志》的校勘及其作者吳昭隣。⁵⁴舒山梳理了民國《湖南省志》的編纂情況。⁵⁵趙小若考察了明代方志與常德地方沿革之間的關係。⁵⁶田周林等簡要探討了《常寧縣志》，並輯錄了王夫之的佚文。⁵⁷劉雪萊論述了對湖南方志，介紹了康熙《永州府志》等幾種志書。⁵⁸陳祥林考察民國《藍山縣圖志》中的圖與表。⁵⁹石鷗等認為《湖南鄉土地理》和《湖南鄉土地理參考書》為湖南鄉土教科書的編寫提供良好的範例。⁶⁰此外，許多學者梳理與介紹部分湖南方志的纂修狀況，對一些較為重要的方志作了評述和分析。

(二) 源流考辨

對湖南方志源流的論述和志書的考辨，也是方志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以李龍如等人最具代表性。李龍如從考察了湖南方志的纂修源流、規模與價值等內容，基本理清湖南方志的纂修源流和存佚狀況。認為地方志與其他史書，與正史相比，有其自身的特點，亦有自身的不足。⁶¹劉志盛對部分湖南方志進行了考證。⁶²陶瑞清對湖南方志的版本和藏書等作了梳理，認為對方志

-
- 47 朱建亮、李龍如，《湖南方志論》（吉林：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6）。
- 48 李龍如，《湖南地方志考評》（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 49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地方志概覽》（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 50 何孝積，〈清代三修《湖南通志》述略（上、中、下）〉，《湖南地方志通訊》1984.4: 32-34、1984.6: 47-49、1985.1: 41-43。
- 51 李行之，〈王闖運光緒《湘潭志》淺議〉，《湖南地方志通訊》1983.1: 29。〈劉謙纂《醴陵縣志》〉，《湖南地方志通訊》1983.2: 35。〈陳運溶與湖南古地志〉，《湖南地方志通訊》1985.2: 46。
- 52 李龍如，〈常德地區方志漫話〉，《常德師專學報（哲社版）》1983.2: 115-120。〈流落在美日的湖南地方志〉，《湖南日報》2011.3.20。〈現存我省最早的刻本方志和最晚的刻板〉，《湖南日報》2011.6.14。
- 53 鄭守坤，〈關於《南洲廳志書草稿》〉，《湖南城市學院學報》1983.2: 44。
- 54 程達聖，〈《光緒刊湘潭縣志》校勘及其作者吳昭隣〉，《湘潭市志通訊》1986 試刊: 56-58。
- 55 舒山，〈湖南民國期間修志概述〉，《湖南地方志通訊》1986.3: 55-57。
- 56 趙小若，〈明代方志與常德地方沿革初探〉，《常德師專學報》1987.1。
- 57 田周林，〈清代四部《常甯縣志》簡評〉，《衡州今古》1988.4: 30-32。劉志盛，〈《常寧縣志》及船山佚文簡介〉，《船山學刊》1988.1: 4-6。
- 58 劉雪萊等，〈湖南地方志舉要〉，《圖書館雜誌》1988.1: 39-42。〈湖南地方志舉要〉，《圖書館雜誌》1988.4: 36-37。〈湖南地方志概述〉，《圖書館雜誌》1988.4: 30-36。
- 59 陳祥林，〈圖、表在方志中的重要作用：兼評民國《藍山縣圖志》中的圖與表〉，《圖書館雜誌》1998.2: 76-77。
- 60 石鷗等，〈浸潤在湖湘文化中的第一鄉土教科書〉，《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09.4: 125-129。
- 61 請參見李龍如，《湖南地方志考評》。〈清末至民國期間的湖南鄉土志〉，《湖湘春秋》2003.1。
- 62 劉志盛，〈湖南地方志述略〉，《湖南地方志通訊》1982.3: 21-28。〈南縣地方志略考〉，《湖南城市學院學報》1983.1: 94-100。〈益

版本和藏書分布的考察，有助於區域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利於對現存古刻本的管理利用。⁶³鄒華享梳理湖南方志的發展源流和編纂情況，認為不僅要修志，更要用志，要切實加強對湖南方志的開發利用，充分發揮其社會價值。⁶⁴文鳴等對歷代《湘潭縣志》的源流、版本、纂修年代等作了考辨，認為光緒《湘潭縣志》具有光緒十五年刻本和民國挖改本兩種版本。⁶⁵李秋芳對嘉靖《湖廣圖經志書》的編纂過程、體例內容及其史料價值作了探討，認為該志為後世省志纂修奠定基礎，在兩湖方志發展史具有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⁶⁶劉志盛、張群等對《南嶽志》中仙道史料及南嶽史志的專書流變作了分析。⁶⁷

(三) 專題研究

把方志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基礎，進行專題研究，是學術界較為重視的研究方式，亦是湖南方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湖南方志的利用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範疇內：

1. 關於移民史的研究

這一方面較早的研究者是譚其驥，其碩士畢業論文「湖南人由來考」即利用道光《寶慶府志》、光緒《邵陽

縣鄉土志》等，詳細考證湖南人的由來。⁶⁸曹樹基在譚文的基礎上，收集包括方志在內的20種氏族資料，對湖南人由來作了新探索。又以《瀏陽鄉土志·氏族志》為中心，考察洪武時期湖南瀏陽的移民，認為氏族志因採集民間族譜而成，可以視作民間文獻，具有可靠的一面，不失為研究地方歷史，乃至中國歷史的好材料。⁶⁹龔勝生等根據《湘陰縣圖志》的記載，梳理121-1735年間湘陰縣外來氏族的移民過程與空間分布。⁷⁰薛政超根據包括方志在內的氏族資料編制《湖南移民表》，頗資參考。⁷¹

2. 在經濟史研究方面

福田節生利用《沅陵縣志》考察清末湖南農村社會中的義田變化、鄉紳與社會關係等內容。⁷²傅衣凌以《桂陽直隸州志·貨殖傳》為中心，討論封建社會後期湖南山區商品生產的問題。認為《桂陽州志》寫作目的固然不在於闡明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規律，但其所提供的史料，卻證實封建後期湖南山區商品生產的特點。⁷³黃永豪以《保安湖田志》為基礎，考察清末湖南洞庭湖區垸田的開墾諸問題。後以光緒《湘潭縣志》為中心，分析光緒初年湘潭的商業，尤其是貨幣狀況，資料解讀得當。⁷⁴鄧永飛以《保安湖田志》及其續編史料為中

陽縣地方志考》，《益陽師專學報（哲社版）》1984.1: 89。

- 63 陶瑞清，〈洞庭地區地方志版本藏書考察〉，《益陽師專學報》1992.3:82-85。〈湖南省地方志版本和藏書考察〉，《高校圖書館工作》1993.3: 32-36。
- 64 鄒華享，〈湖南方志通論〉，《圖書館雜誌》2001.2: 11-17。〈湖南方志通論（續）〉，《圖書館雜誌》2001.3: 21-31。
- 65 文鳴，〈歷修《湘潭縣志》及失傳版本查考〉，《圖書館雜誌》2009.3: 126-128。
- 66 李秋芳，〈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及其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2010.4: 112-116。
- 67 劉志盛，〈《南嶽志》考述及其仙道史料簡介〉，《道教與南嶽》（長沙：嶽麓書社，2003），頁230。張群，〈南嶽史志專書流變考：以民國以前歷代官修史志目錄書為線索〉，《船山學刊》2012.1:66-70。
- 68 譚其驥，〈湖南人由來考〉，《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上冊，頁312-375。
- 69 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考〉，《歷史地理》（第9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洪武大移民：來自湖南瀏陽的新例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5。
- 70 龔勝生、于穎，〈湘陰縣氏族移民地理研究（121-1735年）〉，《地理研究》2006.6。
- 71 薛政超，《湖南移民表——氏族資料所載湖南移民史料考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
- 72 福田節生，〈清末湖南の農村社會（4）：《沅陵縣志》の場合〉，《福岡女子短大紀要》1977.13: 9-42。〈清末湖南の農村社會（5）：《沅陵縣志》の場合〉，《福岡女子短大紀要》1977.14:1-25。
- 73 傅衣凌，〈王闈運《桂陽直隸州志·貨殖傳》讀後〉，《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1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140-153。
- 74 黃永豪，〈清末湖南洞庭湖區垸田開墾初探——《保安湖田志》個案研究〉，《華南研究》（第2輯）（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心，考察近代洞庭湖區湖田圍墾與地方社會，頗多開創。⁷⁵尹玲玲考察了萬曆《湖廣總志·水利志》的內容、資料來源等，認為對於方志中的水利專篇或專卷，不能低估其價值和意義。⁷⁶陳曦等以湖南方志為基礎，分析清前期湖南商業繁榮的具體表現，認為明清之際的湖南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歷史前提。⁷⁷肖嘉平通過光緒《湘潭縣志》的記載，從歷史地理、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探討了清代湘潭的社會狀況。⁷⁸王日根等對晚清湘潭積穀局作了研究，分析湘潭縣民倉的管理模式、積穀局的設立與運作、城局與義倉間的縱向聯結、積穀局與社會權力網路，總結了民倉的基本特徵。⁷⁹

3. 在專題內容分析方面

杜澤遜通過對同治《湘鄉縣志》卷19《人物志·義勇》的研讀，認為該志是對咸豐二年至同治十年間湘鄉縣參加平息太平軍戰爭的系統總結，陣亡將士統計之精確，數量之龐大，都是無與倫比的。⁸⁰田恒金對《永順縣志》中所涉及的144個土家語詞和語組作了探討。⁸¹

譚必友通過多部《鳳凰廳志》的比較研究，考察了19世紀民族地方志描述視角的變遷。⁸²江良發對萬曆《華容縣志》記載的錯誤作了勘正。⁸³朱金輝考察清代方志中災荒和荒政的記載，分析光緒《湖南通志》與其他史料災荒記載的差異及原因，認為其是迄今為止研究古代湖南災荒和荒政中較為系統、詳盡且權威的地方性史料之一。⁸⁴萬里對明萬曆《九疑山志》中若干詩的作者歸屬進行考證，認為對一些託名詩文的考證，對地方文化史研究水準的提升和今後志書的編纂工作，均有一定意義和價值。⁸⁵王政等對兩湖方志中所記載的民間演劇史料作了輯錄與考證，考察了民間演劇與歲時民俗的關係。⁸⁶劉焱以光緒《湖南通志》等為中心，考察了清代湖南經學概況、經典分布、地域分布、特色等。⁸⁷陳有期等對王夫之、曾國荃等人的方志思想作了探討。⁸⁸瞿州蓮以湘西的碑刻、方志為中心，結合實地考察，探討了永順改土歸流。認為發掘和利用金石銘文、方志等地方文獻，對土司改流及改流後的政治生活以及土司、土民的社會

1999)。《米穀貿易與貨幣體制：20世紀初年湖南的經濟衰頹》（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38-42。

- 75 鄧永飛，「近代洞庭湖區的湖田圍墾與地方社會——以《保安湖田志》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6）。〈略論檔案資料彙編《保安湖田志》及其續編的史料價值〉，《檔案》2008.5: 41-42。
- 76 尹玲玲，〈明代湖廣地區重要水利史料——萬曆《湖廣總志·水利志》簡介〉，《歷史地理》（第1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329-335。
- 77 陳曦等，〈從湖南的地方志看清代前期湖南商業〉，《中國地方志》2002.5: 70-74。陳曦等，〈從湖南的地方志看湖南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歷史前提〉，《中國地方志》2006.11: 42-47。
- 78 肖嘉平，「清代湘潭的社會狀況——基於光緒《湘潭縣志》的考察」（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 79 王日根等，〈晚清湘潭民倉與地方政治的變遷：基於《湘潭積穀局志》的分析〉，《社會學研究》2009.5: 1-28。
- 80 杜澤遜，〈讀《同治湘鄉縣志》〉，《文匯讀書週報》2003.3.24。
- 81 田恒金，〈清代《永順縣志》中的土家語詞〉，《民族語文》2004.2: 46-51。
- 82 譚必友，〈19世紀民族地方志描述視角的變遷——以乾隆、道光、光緒本《鳳凰廳志》比較研究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05.1: 105-110。〈流官群體與19世紀民族地方志描述視角的變遷——以乾隆、道光、光緒本《鳳凰廳志》比較研究為例〉，《清史研究》2005.4: 29-35。
- 83 江良發，〈孟善不是華容人——明萬曆《華容縣志》勘誤一則〉，《中國地方志》2007.6: 30-31。
- 84 朱金輝，〈《湖南通志·祥異志》中的災荒探究〉，《曾國藩研究》（第1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頁263-271。「對《湖南通志》等地方志中有關清代災荒及荒政記載的研究」（長沙：湖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8）。
- 85 萬里，〈明萬曆《九疑山志》中若干詩作者歸屬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8.10: 12-16。
- 86 王政等，〈兩湖方志所見民間演劇史料輯考〉，《戲曲研究》2009.3: 335-349。
- 87 劉焱，「清代湖南經學初探——以光緒《湖南通志》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中心」（長沙：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
- 88 陳有期，〈評《蓮峰志》：王夫之方志思想發微〉，《船山思想與文化創新》（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200-207。杜錫建，〈試論曾國荃的方志觀〉，《中國地方志》2010.7: 17-20。

生活進行研究，成為土司研究的重要途徑。⁸⁹ 朱新屋以光緒《湖南通志》為中心，探討方志中善書史料及其利用。認為方志史料本身，不論是官方還是半官方的屬性，都應得到多元審視。⁹⁰ 李俊強通過方志分析了古代湖南的婚姻家庭制度。⁹¹ 丁芮以方志和族譜為中心，考察晚清湖南宗族對地方社會的控制。⁹² 尹海江考證明抄殘本《靖州志》所載《靖州鶴山書院記》的文獻價值，為考證靖州鶴山書院的落成時間提供了新證據。⁹³

方志是學術研究重要的史料來源，利用方志資源成為學術界頗為重視的方式之一，湖南方志的利用亦較為突出，許多專題研究得以充分的展開與拓展，某些成果的分析已經十分深入。但通過上述分析亦可以看出，湖南方志的利用依然方式較為單一，研究成果尚待進一步提升。方志本身的研究也較為薄弱，尚未形成一定的體系，有待於深化與提高。

三、結論與展望

在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方志研究領域湧現許多頗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某些研究方向已經相當深入和系統。但是，當前湖南方志的研究主要侷限於志書內容的介紹、源流梳理等方面，對湖南方志纂修及其相關問題尚不夠重視，從整體上探討湖南方志的論著依然較少，尚待進一步的深化與拓展。未來的方志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首先，關注方志纂修的研究。方志纂修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倡修直至刊刻刷印，都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如方志纂修活動如何展開？志館（局）如何建立？修志經費如何籌集、使用？如何進行採訪？如何撰寫志

稿？纂修者如何選擇志書所需的內容？方志內容如何體現纂修者的知識、觀念與思想等？方志在纂修過程中，是否受到官府、士紳和基層民眾的影響？其影響又是否會產生變化？各地修志活動有何差異？這些問題雖在此前的方志研究中間有涉及，但其具體細節尚不明朗，關注此類內容則可以進一步拓寬和深化方志學的研究領域。

其次，將方志研究與制度史研究相結合，比較清代修志制度與實際的纂修活動之間的差異。討論新的政治環境下，探討方志纂修是如何伴隨著時代變化（如清初政治變遷、清末新思想的傳入）而改變，利用包括方志在內的各種史料，討論修志制度與實際纂修之間的差異，力圖還原修志制度實現的途徑，使制度史的研究動態化。清代方志的纂修，多為官方檄修，與清代政治史有著密切的聯繫，將方志纂修置於社會大背景下，探討制度、士紳等在方志纂修過程中的影響，對清史研究頗具啟發意義。

第三，重視修志文獻的整理。方志研究的深化，有待於利用修志文獻對纂修活動等進行研究，更加深入的探討其纂修過程等。跳出對方志簡單介紹的舊路，深入發掘修志文獻，充分結合文集、族譜、文書等資料，打破原有研究的慣性思維，謀求新的研究視角，對湖南方志纂修程式、經費、時間、人員等進行梳理。借鑒多學科理論和方法，整合多學科資源，對方志纂修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進行分析，對其背後所涉及的歷史事件進行仔細的研究與探討。

此外，還要繼續盡力尋訪、整理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與日本、美國等所藏的方志及其相關文獻，加大與海內外研究者的相互交流與聯繫力度等。

89 瞿州蓮，〈永順土司改土歸流的「歷史真實」：以湘西地區碑刻、地方志為中心的歷史人類學考察〉，《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8:17-22。

90 朱新屋，〈地方志中的善書史料及其利用：以光緒《湖南通志》為例〉，《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12.3: 26-29。

91 李俊強，〈地方志所見古代湖南的婚姻家庭制度〉，《湖湘文化與湖南精神》（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頁140-145。

92 丁芮，〈從方志、族譜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會控制〉，《中國地方志》2013.6: 51-55。

93 尹海江，〈明抄本《靖州志》（殘）所載《靖州鶴山書院記》的文獻價值〉，《中國地方志》2013.7: 38-41。